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認同的選擇—以“境外俄羅斯人”為案例的分析

Identity and Choice: A Case Study of the Russian Diaspora

doi:10.30390/ISC.200704_46(2).0003

問題與研究, 46(2), 2007

Issues & Studies, 46(2), 2007

作者/Author：趙竹成(Zhu-Cheng Zhao)

頁數/Page：53-8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704_46\(2\).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704_46(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認同的選擇—以「境外俄羅斯人」 為案例的分析*

趙 竹 成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

摘 要

自蘇聯解體後，在獨立國協境內發生了大規模的族群重新配置的現象，其中又以散佈在中亞、高加索與波羅的海等地區，數量超過二千五百萬的俄羅斯人最為顯著。環繞著這些俄羅斯人的重要課題之一，即是其新的認同形塑的問題。透過對此課題的了解，多樣的認同的存在，不只單是平行的現象，而是一種同一的多層次結構，彼此並不必然會在認同選擇的過程中出現衝突。

關鍵詞：認同、俄羅斯人、俄羅斯、獨立國協、移民

* * *

壹、前 言

自蘇聯解體後，在獨立國協境內發生了大規模的族群重新配置的現象，其中又以散佈在中亞、高加索與波羅的海等地區，數量超過二千五百萬的俄羅斯人最為顯著。環繞著這些俄羅斯人的重要課題之一，即是其新的認同形塑的問題。

「原生論」、「工具論」、「建構論」甚至是「傾斜模型」(tipping model)所揭櫫的必然性、理性選擇、形塑、動員或是集體預期的觀點或多或少都說明了認同的成形或正成形中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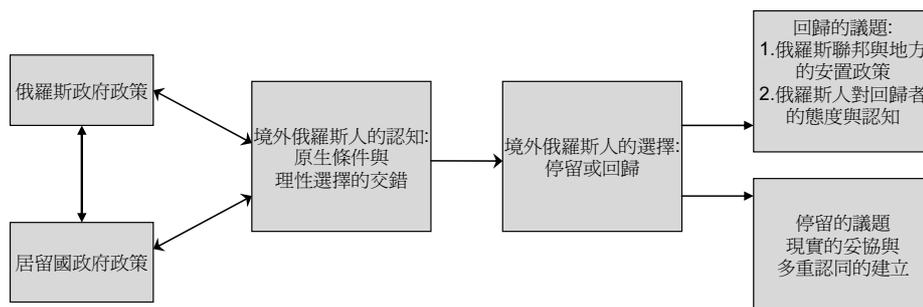
然而，散居在獨立國協各地的俄羅斯人並非「暫時性」，而是「永久」地離開自己的傳統歷史區域，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而變成少數族群。舊有的歷史根源，記憶被截斷，並與其傳統的臍帶間出現疏離，此情境到第二、第三代的移民身上尤其明顯。早在蘇聯 1989 年的人口普查時就發現一個事實，當時散居在俄羅斯之外的俄羅斯

* 本文完成係承國科會協助，編號 NSC94-2414-H004-041。另外，兩位匿名評論專家與編委會在論文修改過程中，提出了各種專業的批評與建議，亦使本文內容得以改善，在此一併申謝。

人與其原來的所謂「祖國」間的關聯性已消失。這種時間與空間的疏離，無疑的會對俄羅斯人的認同與歸屬的選擇造成擺盪。俄羅斯人在「祖國」消失的前提下，如何面對政治與文化認同的選擇，是個嚴肅的問題。

透過對此課題的了解，多樣的認同 (multiple identities) 的存在，不只單是平行的現象，而是一種同一的多層次結構，彼此並不必然會在認同選擇的過程中出現衝突。尤其，我們還需考慮到，在異族通婚現象普遍的社會事實背景下，除了心理層次上的「多樣性認同」外，對實體上「複合性身份」的存在也有承認之必要性。

任何一個族群，在政治社會劇烈變化的環境氣氛中，除了以自我為出發點去理解與適應新的政治社會環境，以做最有利的選擇外，環繞的其它課題還包括所謂「祖國」對留滯國外同胞的政治立場與手段，該族群所在國家的國家政策與態度，以及另外一個層次的重要課題：回歸俄羅斯後，俄羅斯聯邦及地方政府的安置政策與立場以及俄羅斯同胞對回歸者的態度與認知，例如，俄羅斯人是否視回歸者為自己的同胞。這五個議題都是環繞著境外俄羅斯人的認同議題而出現連動。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以本文的結構來看，並不會同時處理這五個互動龐雜的問題。且就這五個因素的互相依存性來看，境外俄羅斯人由自我認知到選擇的過程仍是這個網絡的核心議題。因此，本文以俄羅斯人的自我認知立場為核心，透過對最終選擇的理解出發，再試著觸及相對應的其它條件。

本文引用的各項調查資料來源，係根據俄羅斯聯邦各學術，官方與私人機構自1992年到1999年期間在前蘇聯地區進行的歷次民意調查結果。^①除前述民意調查資料

註① 歷次民意調查施行機構與施行時間如下：1.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RAN)，1992年至1994年；2.莫斯科高等社會經濟學院 (Moskovskij vysshaia shkola sotsial'nykh i ekonomicheskikh nauk)，1993年至1994年；3.境外同胞事務委員會 (Pravitel'stvennaia komissii RF po delam sootchestvennikov za rubezhom)，1996年；4.俄羅斯人文科學基金會 (Rossijskij gumanitarnogo nauchnogo Fonda-RGNF)，1997年至1999年；5.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 (Institut Otkrytoe obshchestvo-Fond Sorosa)，1998年至1999年。前述各項調查於1996年及2001年由俄羅斯科學院在莫斯科集結出版，分別是：*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h* (Moskva: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1996) 及 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or sud'by* (Moskva: Nauka, 2001)。

外，筆者亦於 2006 年夏天赴中亞地區進行實地訪查，以了解現況並做為輔助說明資料。

貳、名詞解釋—「俄羅斯人」的身份界定

西方學界在研究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境內俄羅斯人時使用過各種的名詞，如 Laitin 的俄語人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② Aasland 與 Flotten 的俄語人 (Russophoness)，^③ Jeff 與 Robert 的俄羅斯少數族群 (Russian minority)，^④ 以及 Kolstoe 的俄羅斯離散者 (Russian diaspora) ^⑤ 等。

但是境外俄羅斯人是如何自認為是「俄羅斯人」？到底那些因子是俄羅斯人身份認同的結構性要素？我們藉由下列統計來進行了解：

表 1 烏克蘭的俄羅斯人自認的標準為何？

(%)

| 為何你自認為是俄羅斯人？ | 俄羅斯人 | |
|------------------------------|--------------|-------------|
| | 一般人 (1996 年) | 專家 (1999 年) |
| 因為我父母 (或其中之一) 是俄羅斯人 | 53 | 65 |
| 因為我說俄語 | 32 | 41 |
| 因為我 (或我父母) 出生在俄羅斯 | 17 | 9 |
| 因為我和俄羅斯人一起長大 | 10 | 2 |
| 因為我認為俄語、俄國文化、習慣及傳統是我的母語 (文化) | 16 | 65 |
| 因為與俄羅斯人較親近 | 6 | 2 |
| 其他 | 1 | 4 |
| 難以回答 | 32 | 2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Moskva: Nauka, 2001), p. 92.

表 2 烏克蘭的俄羅斯人認為構成共同感的因素 (1996 年)

(%)

| 民族 | 何種因素使你和其他人成為一群 | | | | | |
|------|----------------|----|------|----|------|-------|
| | 語言 | 文化 | 生活習慣 | 性格 | 歷史命運 | 難喻的感覺 |
| 俄羅斯人 | 66 | 44 | 36 | 36 | 26 | 22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94.

註②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③ Aadne Aasland & Tove Flotten, "Ethnic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stonia and Latv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3, No. 7 (2000), pp. 10-47.

註④ Jeff Chinn & Robert Kaiser, *Russian as the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Westview Press, Inc.,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 1996).

註⑤ Paul Kolstoe,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London: Hurst&Company, 1995).

表3 莫爾達瓦的俄羅斯人的族群認同意識 (1993年)

(%)

| 問題 | 右岸 | | 涅斯特區 | |
|-------------------|----|----|------|----|
| | 城市 | 鄉村 | 城市 | 鄉村 |
| 1.何種因素使你的人群產生族群感? | | | | |
| 難以言喻 | 24 | 50 | 36 | 25 |
| 語言 | 64 | 39 | 49 | 66 |
| 文化 | 51 | 13 | 33 | 35 |
| 生活習慣 | 39 | 10 | 26 | 29 |
| 特質 | 37 | 7 | 19 | 18 |
| 歷史命運 | 36 | 6 | 26 | 29 |
| 其他 | 2 | 6 | 2 | 0 |
| 難以回答/拒答 | 4 | 1 | 9 | 6 |
| 2.為何你認為自己是俄羅斯人 | | | | |
| 我父母是俄羅斯人 | 78 | 61 | 71 | 57 |
| 我說俄語 | 48 | 79 | 63 | 72 |
| 我(或我父母)出生在俄羅斯 | 23 | 4 | 13 | 12 |
| 因為俄語、俄文化傳統是天生的 | 53 | 32 | 31 | 29 |
| 我與俄羅斯人一起長大 | 16 | 23 | 37 | 36 |
| 我與俄羅斯人最親近 | 16 | 5 | 6 | 11 |
| 其他 | 2 | 0 | 2 | 0 |
| 難以回答/拒答 | 4 | 0 | 4 | 6 |

資料來源: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 97.

表4 立陶宛與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族群意識的因素 (1993年/1994年)

(%)

| 何種因素認為是俄羅斯人? | 俄羅斯人 | |
|--------------|-------------|--------------|
| | 立陶宛 (1993年) | 愛沙尼亞 (1994年) |
| 很難確定 | 16 | 19 |
| 語言 | 71 | 56 |
| 文化 | 49 | 30 |
| 生活習慣 | 37 | 25 |
| 人格特質 | 26 | 21 |
| 歷史命運 | 32 | 26 |
| 其他 | 2 | 6 |
| 難以回答/拒答 | 5 | 6 |

資料來源: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 97.

表 5 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的俄羅斯人族群認同的因素 (1994 年)

(%)

| 對你而言何謂「作爲一個俄羅斯人」? | 亞塞拜然 | 亞美尼亞 |
|-------------------|------|------|
| 住在俄羅斯 | 24 | 15 |
| 說俄語 | 55 | 55 |
| 生活在俄羅斯文化 | 83 | 67 |
| 信仰東正教 | 10 | 12 |
| 在其他國家做爲俄羅斯代表 | 7 | 9 |

資料來源：N. M. Lebedeva, *Novaia russkaia diaspora. Sotsial'no-psikhilogicheskij analiz* (Moskva: IEA RAN, 1995), pp. 201~202, 230~231.

俄羅斯人的自我認同主要的構成要素，明顯的主要是來自血緣（父母出身）、文化及語言，歷史共同感等。雖然這些項目中在波羅的海區、烏克蘭、莫爾達瓦、高加索各有不同的比重，但是大抵皆以此爲核心。需強調的是，認同的構成在俄羅斯人的議題中向來是複選題而非單選題，它明白表示個人認同意識構成的多元現象。既然個人認同意識構成的多元現象包含著複合式的各種原生條件又不可能進行切割，則身份的選擇自然是以人的主觀自我認知爲準。

事實上，在族群的分類認知過程中，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A 群人对 B 群人的認知與分類是以 B 群人的主觀自我認知爲準，這也是國際社會對族群正名過程或身份標誌取得的基本態度。

由前蘇聯時代起，到現在的俄羅斯聯邦，在歷次的人口普查資料中的「民族屬性」（Natsional'naia prinadlezhnost'）欄位皆是以被調查者的主觀認知做註記。^⑥例如，以俄羅斯聯邦 2002 年的人口普查結果與 1989 年全蘇聯的人口普查資料相較，在 1989 年登記的民族共計 128 個，到 2002 年則增加到 182 個，其原因即在於透過「主觀的自我認知」爲族群標誌的主要依據下，許多族群自原屬族群分立出來，比如，自烏克蘭人中分立出盧辛人（rusiny），自圖瓦人中分立出索約特人（soioty）等。^⑦

因此，就客觀現象與操作事實這兩個原則出發，本文中的俄羅斯人單就指人口調查中在民族屬性上登記爲「俄羅斯人」（russkij/ russian）者，不牽涉到國籍屬別及其日常習慣用語的使用程度，或是學門分類上的專有名詞類別，以及外部的其它認知定

註⑥ 俄羅斯聯邦人口普查中關於「民族屬性」一欄是以「由受訪者自己決定」（po samoopredeleniiu oprashivaemogo）爲依據。俄羅斯聯邦 2002 年的人口普查登記表請見 http://www.perepis2002.ru/ct/doc/TOM_04_P2.pdf

註⑦ V. Tishkov & V. Stepanov, "Rossijskaia perepis' v etnicheskom izmerenii,"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No. 81 (2004), p. 1,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81.pdf>

義。^⑧

參、歷史背景

建立在多元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蘇聯，其民族政策雖然在形式上是要促進各民族之間關係的發展，建立各民族真正的自由與全面的繁榮，^⑨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能將各民族逐步同化與融合的環境與過程。^⑩而被視為解決此問題的有效方法，也就

註⑧ Laitin 書中對「俄羅斯人」指稱出現的幾個名詞做了不同的分類，例如「俄語人」、「否定者」（如外國人、無國者、非本地人、「非法移民者」、「無意願的住民」等）、「斯拉夫人」、「俄國人」、「殖民者／佔領者」、「同胞」、「蘇維埃人」、「移民」、「住民」、「少數民族」、「哥薩克人」、「外族」（如莫斯科人）等（David Laitin, *op.cit.*, pp. 265~268）。前述的分類可以被視為是一種他人對對照群體的認知表示，但是這種分類都是以「他稱」做為一種分類基礎，這與當事人自我為認知中心的基本原則有偏誤。這其中有二個互相反應的認知問題，每個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不會自稱「俄語人」（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而將其他與其接近的人歸納在本群之中。當然，我們了解，族群形塑過程中，有各種不同的面向。Laitin 所提到的各種面向確實有其軌跡，如政治上的失落，社會與經濟條件，歷史感情等等（David Laitin, *op.cit.*, pp. 295~298），但如果據此認為一個所謂「俄語人」的出現潛力或是認為是必然出現的一種感情（David Laitin, *op.cit.*, p. X），則是忽略了，語言確實是構成「認同」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卻不是「唯一條件」。依對俄羅斯人的調查來看，「父母」的血緣帶關係，比語言更常被提出來。Laitin 的看法呈現出他人依自我對俄羅斯人的認知進行指涉，但是，事實上，我們不能證明被指稱之對象會接受，或是往「形成」的方向進行。關於這點，Laitin 在談到哈薩克的現象時明顯有誤解。在談到哈薩克的情形時，Laitin 認為在哈薩克社會中，同時具有「非穆斯林」與「非哈薩克人」身份者，會快速的同化於「俄羅斯人」的社會認同之中（David Laitin, *op.cit.*, pp. 283），但這與我們在中亞地區觀察到的現象不同，例如亞美尼亞人或是朝鮮人符合 Laitin 假設下同時具有「非穆斯林」與「非哈薩克人」身份的雙重條件，但是沒有任何明顯或隱藏的元素能證明亞美尼亞人或是朝鮮人快速的同化於「俄羅斯人」的社會認同之中。Laitin 這種論述分類上的不足來自於沒有再思考文化界線挪移過程中原生條件的影響。Kolstoe 在其書中使用 Russian diaspora 一詞，較 Laitin 的名詞貼近俄羅斯人真實的政社狀況，參見 Paul Kolstoe,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pp. 1~5。

此外，無論是台灣或國外關於史達林論民族問題時，對「民族」一詞的定義，迄今仍有誤解，把原因和結果兩者混在一起討論。

史達林把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 1854-1938），和鮑爾（Otto Bauer, 1882-1938）兩人對於「民族」的論點整合成自己的看法，認為“Natsiia-est' istoricheski slozhivshaiasia ustojchivaia obshchnosti liudej, voznikshaia na baze obshchnosti iazyka, territorii, ekonomicheskoi zhizni i psikhologicheskogo sklada, proiavliaiushchego v obshchnosti kul'tury.”

由此得到的結論是，一群人所以被視為一個「民族」是因為這群人具有下列「特徵」：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領域以及由共同的文化所展現出的共同的心理素質。後兩者是一體兩面，但明顯地，共同心理素質的出現前提是先有共同的文化，而且這四個特徵必需同時存在。因此一群人所以是一個「民族」是來自於存在四個特徵的「原因」，而非是因為四個條件造成的「結果」。Laitin 的轉述說，民族是共同文化、共同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地域的結果（David Laitin, *op.cit.*, p. 10），即是將其視為結果。

註⑨ *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v razvit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Moskva: Mysl', 1977), pp. 62~64.

註⑩ A. S. Barsenkov, A. I. Vdovin & V. A. Koretskii, *Russkij vopros v natsional'noj politike XX veka* (Moskva: Moskovskij rabochij, 1993), p. 16.



是以俄羅斯人為中心，透過俄羅斯化（russifikatsiia）使得最終出現一個與「蘇聯」相對應的民族（歷史共同體）—「蘇維埃人」（Sovetskij narod）。^①

由於俄羅斯人在建構「蘇維埃人」的過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因此，蘇聯常被批評為是個大俄羅斯人帝國。雖然在形式上這些批評並沒有偏離我們所看到的外在現象，但這種批評卻也忽略了蘇聯社會（也包括當代的俄羅斯社會）長久以來的三個特徵：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以及俄羅斯人在人口數量、工業技術、文學藝術政治組織等各個層面上的相對優勢性。以這些條件來看，俄羅斯人扮演核心老大哥的角色一事，不能被視為是一種原罪。^②

蘇聯是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而且不同的民族處在各不相同、差異極大的社會形態發展階段。例如，把俄羅斯人、哈薩克人、亞塞拜然人以及楚克奇人放在同一個時空背景比較，就可了解彼此之間，外在的社會結構與內在的文化心理意識的差異。因此，如何讓這麼多不同的人群在內部達到統一性進而與政治建構的蘇聯最終達到一致（事實上，就是 nation-state 的出現，也就是蘇維埃人—蘇聯的結構範式），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以俄羅斯化為核心的蘇維埃化，其目的即在於打破文化、血緣本質

註① 「蘇維埃人」的概念在蘇聯共黨第廿二次大會中由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藉著「清除民族差異性」（stiranje natsional'nykh razlichij）以及「各民族結合」（sliianie natsij）而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來。這個蘇維埃人的概念具有下列幾個重要特徵：1.是經濟生活的共同體（在同一個經濟領域內）；2.社會階級的一致性（指工人，農人及知識勞動者在工人的領導地位下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份）；3.政治生活的共同體（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為基礎而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4.所有民族、族群的一致性（以社會國際主義而結合成的兄弟般聯盟）（bratskij soiuz）；5.蘇維埃生活的共同體（透過蘇聯建立之後所形成的傳統、習慣及價值）；以及 6.使用共同語言（俄語成為各民族間的共同語言）。*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v razvitom sotsiologicheskom obshchestve*, p. 29.

蘇維埃人的出現即是根據史達林所謂「民族」具有四個特徵的說法進行建構。由此可以解釋「民族」本身是一個恆動的過程，而非靜態現象，而這也是民族識別的最大盲點。蘇維埃人的出現，基本上是一個雙重的建構過程造成的結果，一方面是各民族在蘇聯國家所創造的條件下自然發生的彼此互相涵化的過程，再加上蘇聯國家力量的催化，尤其 1941 年到 1945 年的對德戰爭後得到快速的發酵。

註② T. B. Tabolina, “Zarubezhnaia etnopolitologija o sovremennykh mezhnatsional'nykh otnosheniiakh v SSSR,” *Natsional'nye protsessy v SSSR* (Moskva: Nauka, 1991), p. 248; S. V. Cheshko, *Raspad Sovetskogo Soiuz. Etnopoliticheskij analiz* (Moskva: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RAN, 2000), p. 158.

例如，俄語的使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一個統一的政治體中，包含著 128 個不同民族的情形下要如何選擇族際的溝通語時，應該主要是一個理性的工具性問題，而非感情上的意識形態的堅持問題。蘇聯時期的語言現象有三：首先，在各個共和國中，除了俄語以外，同時會有另一種民族語言被賦予和俄語同樣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也就是說在民族區域內民族語言在官方文書與政府機關溝通上會同時被考慮，而且在國家義務教育中俄語學校與民族語學校是並行制；第二，民族語言在非官方領域中仍然有其自由發展的空間，特別是在文藝創作、藝術表演的領域中更突顯其生命的活力，而且以民族語言創作的藝術家、作家的作品，出版過程一直沒中斷過；第三，俄語被廣泛使用作為不同民族的族際溝通語言。雖然官方不斷地宣示「各語言及民族的平等及公平」（ravnopravie i ravenstvo iazykov i natsij），以及在實際生活中「每個人有自由地選擇溝通語言的自由」（svoboda v vybore iazyka obshcheniia）的原則，然而，俄語被使用作族際語言，以及在相當程度上取代民族語言的功能，成為一種無法迴避的趨勢，主要源自於使用俄語所產生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優勢性，且語言使用者在語言的選擇上時常帶有理性的趨利性質而非考慮感情因素，這種情形尤以都市地區最為明顯。

的族群民族主義，轉化成政治性的國家認同。在形塑的過程中，俄羅斯人被賦予老大哥的角色與責任，共同的語言是俄語，共同的地域是蘇聯的領土範圍，各加盟共和國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系下各有分工的角色與功能，馬列主義則是蘇聯建構過程中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與多民族人民的社會文化根據。

因此，在蘇聯的調查中發現，俄羅斯人對蘇聯及蘇維埃人的認同確實已出現端倪，但其它民族相對的就沒有這麼強烈。所以，赫魯雪夫號稱的建構工作完成也只是一種表象，以血緣、文化為本質的族群民族主義並沒有消失，反而自 1980 年代開始，在波羅的海、中亞及高加索地區逐漸復燃、茁壯，終於成為蘇聯瓦解的因素之一。

隨著蘇聯的瓦解，證明了前述蘇聯民族政策概念實驗過程的失敗，而且留下兩個棘手的問題：部份民族被壓迫所造成的歷史情結以及另類型的民族問題：俄羅斯人問題（*ruskij vopros*）。

史達林時期會對許多民族進行全民族的驅逐（*deportatsia*）。1936 年以政治安全為理由將 15000 個波蘭人及日耳曼人家庭由烏克蘭遷往哈薩克，同時以「日本間諜」為理由將朝鮮人驅逐至遠東邊區。1930 年代末期，以潛伏的第五縱隊的名義將烏克蘭西部以及列寧格勒地區的日耳曼人驅逐。對德抗戰期間，與敵國有關連的民族都受到相同的待遇，包括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芬蘭人、義大利人及希臘人。^⑬到 1941 年下半年，驅逐的對象及規模日形擴大。第一批是兩萬六千個卡爾梅克人（*kalmyky*）家庭，接著是車臣人（*chechentsy*）、殷古什人（*ingushi*）、巴爾卡人（*balkartsy*）、克里米亞韃靼人（*krymskie tatory*）、保加利亞人（*bolgary*），以及希臘人和日耳曼人被分別遷到中亞及西伯利亞。總計在這段期間被遷往中亞、哈薩克及西伯利亞的民族超過一百萬人。^⑭

這種對民族整體的壓迫行為直到 1954 年至 1955 年以後才逐漸緩和下來。1956 年在蘇聯共黨第二十次大會中才決議要回復上述這些民族之地位，但是關於發還戰爭期間被沒入的財產以及返回原居地的要求則未予考慮。第二年，也就是 1957 年先准許了北高加索地區民族以及卡爾梅克人的返鄉要求。但是日耳曼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及亞美尼亞人要到 1972 年才獲得平反。最晚的是克里米亞韃靼人，要一直到 1980 年代中期。

然而，這種民族壓迫事件，如何在事後透過何種形式進行平反，都為蘇聯及後蘇聯時期的民族關係特別是俄羅斯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投入潛伏的危險，它直接影響到各共和國地區對留居當地俄羅斯人的態度。誠如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RSFSR）在 1991 年 4 月 26 日通過的《平反法》（*O reabilitatsii repressirovannykh narodov*）前言中所提到：這種悲劇性後果迄今仍影響著民族關係並且成為民族衝突的危險根源。^⑮

註⑬ S. V. Cheshko, *Raspad Sovetskogo Soiuz. Etnopoliticheskij analiz*, p. 145.

註⑭ Z. V. Sikevich, *Sotsiologia i psikhologia natsional'nykh otoshenij* (Sankt-Peterburg: Izdatel'stvo Mikhailova, V.A., 1999), p. 82.

註⑮ "O reabilitatsii repressirovannykh narodov ot 24 aprelya 1991. No. 1107," *Sbornik zakonov Rossijskoj Federatsii. S izmeneniami i dopolneniami na 1 iavaria 2000 goda* (Moskva: Izdatel'stvo AST, 2000), p. 97.



相對於非俄羅斯民族在史達林時期被迫遷移所形成的歷史問題，蘇聯解體後，構成俄羅斯聯邦（Rossijskaia Federatsiia）早期內政及外交重要課題的俄羅斯人問題（russkij vopros）也是由於大規模遷移所造成的結果。其中以俄羅斯人的遷往中亞最具代表性。

俄羅斯人由歐洲地區遷往中亞各國，基本上是分成四個階段：^⑩

第一個階段是由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當時由於中亞各個共和國新成立（烏茲別克及土庫曼在 1924 年 10 月，塔吉克在 1929 年 12 月，吉爾吉斯及哈薩克則是在 1936 年 12 月），急迫需要建立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體制政府。大批歐洲區的俄羅斯人被送往這些新地區建立學校、政府機構，開發天然資源以實行工業化，並推動農業集體化。

第二個階段是在 1941 年至 45 年期間。因為對德戰爭（大祖國戰爭）的影響，歐洲區的工業設備、工廠以及所有操作人員、技術工人。隨廠房遷往中亞建立後勤基地。

第三個階段則是在 1950 年至 1960 年代。為了開發中亞天然資源，開拓未開發的農業土地，蘇聯政府鼓勵移民到中亞地區拓墾。在赫魯雪夫時代甚至進行二次境域重劃：一次是把克里米亞半島由俄羅斯劃歸給烏克蘭；另一次則是把以俄羅斯人為絕大多數的哈薩克北部及東北部地區由俄羅斯劃歸給哈薩克。這兩次的邊界重劃為以後 1992 年俄羅斯與烏克蘭、俄羅斯與哈薩克之間的外交關係投下巨大的變數。

第四階段是 1970 年代以後，由歐洲區來的移民人數呈平穩的狀態，甚至出現下滑的現象。以烏茲別克為例，1939 年至 1959 年的外來移民占全烏茲別克人口的 42%；1959 年至 1970 年就只剩下 10%；1971 年至 1976 年更只占了 4%。^⑪

俄羅斯人，包括其他說俄語的非俄羅斯人在中亞的移民大致上有幾個特點：

第一、他們大都是技術工人、工程師、中小學教師、高等學術機構教授、研究人員、企業經理人、政府公共機構管理人、文藝及文化工作者。

第二、由於職業因素，俄羅斯人基本上是聚集在城市之中（這點，中亞五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不能忽略俄羅斯人的貢獻），極少住在鄉村地區。

第三、是與第二項有密切關係，俄羅斯人基本上與當地人的互動關係並不密切，以另一種方式來說，「本土化」的情況並不好。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吉爾吉斯的俄羅斯人中只有 1.2% 能說當地語言。互動的不良，事實上會造成俄羅斯人在中亞地區處於一種「孤島」的狀態。

這種大規模的遷移對遷移地區最立即可見的影響，表面上是人口結構上的改變，然而，內在的本質上更引人注意。這些遷移的俄羅斯人並非暫時性而是「永久」地離開自己的傳統歷史區域，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進而變成少數族群，俄羅斯人舊有的歷史根源記憶被截斷，此種情形到第二、第三代的移民身上尤其明顯。進一步而言，大部份俄羅斯移民居住的城市都是多民族的結構，雖然這種情況強化了城市的多

註⑩ 趙竹成，「中亞的俄羅斯人問題」，*歷史月刊*（台北），第 122 期（1998 年 3 月），頁 52。

註⑪ 同前註。

元性格，但就另一方面來看，卻也使俄羅斯人傳統的臍帶關係逐漸消失。

肆、回歸原因的真相

俄羅斯人的向外擴張行動到 1980 年代末期，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出現逆轉，即是俄羅斯人的回歸運動。

1990 年代俄羅斯人的回流俄羅斯是前蘇聯地區最重要的移民構成趨勢。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委員會 (Goskomstat RF) ⑩自 1989 年至 2001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我們將 1992 年至 2000 年俄羅斯人自前蘇聯的所在國移出人口資料整理為表 6。

表 6 1992 年-2000 年俄羅斯人的淨移出數

(千人)

| 年份 國家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
| 白俄羅斯 | -4.6 | 1.2 | 13.3 | 9.2 | 3.4 | 0.5 | -2.3 | -3.7 | -1.6 |
| 莫爾達瓦 | 11.1 | 4.0 | 7.6 | 6.9 | 6.5 | 4.2 | 3.2 | 2.5 | 4.7 |
| 烏克蘭 | -12.3 | 38.6 | 101.3 | 64.9 | 61.8 | 46.6 | 35.2 | 13.9 | 21.0 |
| 亞塞拜然 | 35.1 | 22.9 | 19.0 | 15.7 | 12.3 | 7.6 | 4.4 | 2.3 | 1.8 |
| 亞美尼亞 | 5.6 | 6.4 | 4.6 | 2.4 | 1.6 | 1.0 | 0.9 | 0.6 | 0.6 |
| 喬治亞 | 29.6 | 33.8 | 24.2 | 14.2 | 9.1 | 5.5 | 4.5 | 3.3 | 3.0 |
| 吉爾吉斯 | 41.4 | 66.4 | 42.9 | 13.4 | 7.3 | 4.9 | 3.3 | 4.4 | 9.8 |
| 塔吉克 | 47.1 | 40.9 | 25.8 | 22.4 | 15.1 | 9.8 | 7.4 | 4.3 | 3.6 |
| 土庫曼 | 10.9 | 6.7 | 13.0 | 12.2 | 14.0 | 9.8 | 5.8 | 4.5 | 4.0 |
| 烏茲別克 | 65.2 | 50.7 | 93.5 | 64.2 | 23.0 | 19.7 | 23.0 | 22.7 | 22.7 |
| 哈薩克 | 82.4 | 104.4 | 234.3 | 143.8 | 98.2 | 150.6 | 130.5 | 79.2 | 76.3 |
| 拉脫維亞 | 19.7 | 19.4 | 19.3 | 10.7 | 5.9 | 4.05 | 2.4 | 1.1 | 1.0 |
| 立陶宛 | 10.2 | 13.4 | 5.4 | 2.2 | 1.5 | 0.6 | 0.6 | 0.3 | 0.4 |
| 愛沙尼亞 | 18.7 | 10.6 | 8.2 | 6.2 | 4.1 | 2.25 | 1.0 | 0.2 | 0.3 |
| 總計 | 360.1 | 419.4 | 612.4 | 388.4 | 263.8 | 267.1 | 219.9 | 135.6 | 147.6 |

資料來源：Chislennost' i sotsial'no-demograficheskie kharakteristiki russkogo naseleniia v respublikakh byshnego SSSR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4), pp. 30~36;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 1995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5);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 1996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7);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 2000 (Moskva: Goskomstat RF, 2001);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 2001 (Moskva: Goskomstat RF, 2002);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0[-2001] goda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SFSR po dannym Vsesoiuznoj perepisi naseleniia 1989 (Moskva: Goskomstat, 1990);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9);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2000);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2002) .

註⑩ 已於 2004 年改組為「聯邦統計局」(Federal'naia sluzhba gosudarstvennoj statistiki-Rosstat)。



蘇聯的解體，確實加快俄羅斯人回流，但是，俄羅斯人的回流是否如俄羅斯官方、學界以及外界普遍認為其原因來自於民族主義風潮爆發，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出現族群歧視以及人權損害的影響，包括對俄羅斯公民與政治權的限制，在公務、知識工作及其他範圍排除俄語的使用？

若以對烏克蘭、莫爾達瓦、立陶宛、愛沙尼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哈薩克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造成俄羅斯人離開所在國家返回俄羅斯的最主要因素並非是上述的政治因素。請參考下列各統計表 7 至表 12 來說明：

表 7 烏克蘭的俄羅斯人留在烏克蘭的原因（1996 年）

(%)

| 為何你不離開烏克蘭？ | 計 |
|-------------|----|
| 我出生在此，是我的祖國 | 33 |
| 父母、子女和親人住在這 | 52 |
| 較易生活，生活水準較高 | 1 |
| 從事各種職業比較自由 | 1 |
| 已解決居住問題 | 27 |
| 較能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 | 1 |
| 比較供應充足 | 0 |
| 文化生活條件較好 | 1 |
| 沒能力搬遷 | 20 |
| 換居所已經晚了 | 24 |
| 其他 | 3 |
| 難以回答 | 9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112.

表 8 莫爾達瓦的俄羅斯人不想離開莫爾達瓦的原因（1993 年）

(%)

| 不想離開莫爾達瓦的原因？ | 右岸 | | 涅斯特區 | |
|-----------------|-----|----|------|----|
| | 城市區 | 鄉村 | 城市區 | 鄉村 |
| 我在此出生，這是我的祖國 | 25 | 9 | 52 | 45 |
| 我的親人住在這裡 | 47 | 67 | 64 | 63 |
| 這裡生活比較容易 | 1 | 1 | 2 | 1 |
| 這裡沒有住屋問題 | 24 | 2 | 11 | 9 |
| 這裡選擇工作較自由，對生意較好 | 0 | 0 | 1 | 1 |
| 此地確保人權與自由 | 0 | 0 | 0 | 0 |
| 此地生活所需較為容易取得 | 0 | 2 | 1 | 0 |
| 此地文化生活條件較好 | 1 | 0 | 1 | 0 |
| 沒錢遷移 | 39 | 7 | 10 | 8 |
| 換地方已晚了 | 24 | 22 | 22 | 7 |
| 其他 | 3 | 0 | 1 | 6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230.

表9 立陶宛與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離開當地的原因

(%)

| 必須離開居住國的原因 | 俄羅斯人 | |
|----------------|-------------|--------------|
| | 立陶宛 (1993年) | 愛沙尼亞 (1994年) |
| 族際關係惡化 | 31 | 15 |
| 通過了損害俄羅斯人權益的法律 | 21 | 62 |
| 損害了俄羅斯人的尊嚴 | 24 | 13 |
| 蘇聯解體 | 32 | 7 |
| 經濟情況不穩 | 38 | 25 |
| 失業 | 38 | 36 |
| 物價飛漲 | 28 | 10 |
| 住居有問題 | 6 | 8 |
| 無法繼續學業及教導小孩 | 25 | 24 |
| 身體上受威脅 | 8 | 4 |
| 其他 | 9 | 1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y sud'by*, p. 298.

表10 立陶宛與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不離開居住國的原因

(%)

| 不想離開居住國的原因 | 俄羅斯人 | |
|--------------|-------------|--------------|
| | 立陶宛 (1993年) | 愛沙尼亞 (1994年) |
| 出生在此，是我的祖國 | 35 | 32 |
| 住著我的父母、親人 | 37 | 42 |
| 生活較容易、生活水準較高 | 5 | 12 |
| 選擇職業工作較自由 | 3 | 5 |
| 已解決居住問題 | 28 | 21 |
| 較保障人權及自由 | 0 | 2 |
| 供應較好 | 2 | 5 |
| 文化生活條件較好 | 4 | 10 |
| 沒錢搬家 | 18 | 7 |
| 換居所已經晚了 | 19 | 20 |
| 其他 | 5 | 1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y sud'by*, p. 304;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p. 131~132.

表 11 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的俄羅斯人移民的動機 (1994 年)

(%)

| | 亞塞拜然 | 亞美尼亞 |
|-----------------|------|------|
| 對小孩沒有看到未來 | 60 | 65 |
| 物資缺乏 | 47 | 59 |
| 工作、居留上有語言上的困難 | 30 | 12 |
| 想和自己同胞住 | 27 | 12 |
| 由於民族政策改變了俄羅斯人地位 | 23 | 23 |
| 親友離開 | 23 | 12 |
| 有生命危險 (含親人) | 13 | 18 |
| 俄羅斯人在這種環境不可能留下來 | 0 | 12 |
| 生態環境不好 | 7 | 6 |

資料來源：N. M. Lebedeva, *Novaia russkaia diaspora. Sotsial'no-psikhilogicheskij analiz*, pp. 201, 231, 232.

表 12 哈薩克的俄羅斯人移出哈薩克原因 (1994 年)

| 原 因 | % |
|------------|----|
| 經濟情況不穩 | 15 |
| 失業 | 6 |
| 物價飛漲 | 5 |
| 住居問題 | 3 |
| 通過了損害人權的法律 | 6 |
| 無法繼續學業 | 2 |
| 族群關係惡化 | 13 |
| 身體傷害的威脅 | 1 |
| 難以適應新生活 | 3 |
| 損害少數族群權益 | 3 |
| 其他 | 5 |
| 難以回答 | 3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398; G. S. Viktorovskaia, *Vynuzhdennaia migratsia: Problemy i perspektivy* (Moskva: Nauka, 1993), p. 117.

由上述調查來看，離開當地國的因素是以「經濟生活」為最大宗，包括「經濟情況不穩」、「失業」、「物價飛漲」等，經濟現實因素對於俄羅斯人選擇維持現狀的影響超過政治上的族群衝突的問題。一般在研究民族衝突課題時，時常被視為假設前提的族群政治因素，在上述調查中，並沒有想像中的具有決定性的力量。這點，在國內學

者以往的研究中也觸及到這個事實。^⑩

至於俄羅斯人選擇不離開的因素，則是牽涉到感情血緣的本質因素，例如，「住著我的父母、親人」、「我的親人住在這裡」，甚至有人純粹是因為將出生地視為「祖國」。原生因素的重要性在於，它確實是構成族群意識與形塑的基本因子。如果排除原生因素的存在，則理性選擇與建構的操作過程會缺少使用的工具。

但是，族群藉由原生因素而產生出對「祖國」的想像會成爲一種真實存在，抑或只是一種意象，取決於必需有「祖國」的現實存在爲前題才得以實現。就俄羅斯人的案例來看，「祖國」只是一種想像的可能性高於實際性。

伍、「祖國的消失」與「想像的祖國」

何謂「祖國」？「祖國」是否真實存在？俄羅斯人對「祖國」的認知反映在下列統計表 13 至表 16：

表 13 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關於「祖國」的認知（1996 年）

(%)

| 民族 | 「祖國」的定義 | | | | | 合計 |
|------|---------|-----|-----|----|------|-----|
| | 前蘇聯 | 烏克蘭 | 俄羅斯 | 其他 | 難以回答 | |
| 俄羅斯人 | 56 | 21 | 10 | 5 | 8 | 100 |
| 烏克蘭人 | 30 | 63 | 1 | 2 | 4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54.

表 14 俄羅斯人與莫爾達瓦人對「祖國」的認知（一）（1981 年）

(%)

| 祖國是指（1981 年） | 俄羅斯人 | 莫爾達瓦人 |
|--------------|------|-------|
| 蘇聯 | 85 | 76 |
| 莫爾達瓦 | 9 | 21 |
| 俄羅斯 | 4 | 0 |
| 難以回答／拒答 | 2 | 3 |
| 合計 | 100 | 100 |

資料來源：Moldova: *Stolichnye zhityly* (Moskva: IEA RAN, 1994), p. 231.

註⑩ 參見洪茂雄，「論中、東歐國家的族群關係：融合或對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1 卷第 1 期（2003 年 6 月），頁 30。

表 15 俄羅斯人與莫爾達瓦人對「祖國」的認知 (二) (1993 年/1996 年)

(%)

| 何謂祖國 | 右岸區 | | | | | | 涅斯特區 | | | |
|---------|------|------|------|-------|------|------|------|------|-------|-----|
| | 俄羅斯人 | | | 莫爾達瓦人 | | | 俄羅斯人 | | 莫爾達瓦人 | |
| | 城市 | | 鄉村 | 城市 | | 鄉村 | 城市 | 鄉村 | 城市 | 鄉村 |
| | 1993 | 1996 | 1993 | 1993 | 1996 | 1993 | 1993 | 1993 | 1993 | |
| 前蘇聯 | 68 | 66 | 85 | 8 | 17 | 31 | 78 | 84 | 57 | 75 |
| 莫爾達瓦 | 9 | 9 | 9 | 85 | 40 | 56 | 0 | 0 | 25 | 23 |
| 俄羅斯 | 19 | 18 | 6 | 2 | 0 | 2 | 15 | 10 | 0 | 2 |
| 其他 | 1 | 4 | 0 | 5 | 1 | 8 | 4 | 4 | 0 | 0 |
| 難以回答/拒答 | 3 | 3 | 0 | 0 | 42 | 3 | 3 | 2 | 18 | 0 |
| 合計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y sud'by*, p. 164.

表 16 俄羅斯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對何謂「祖國」的認知?

(%)

| | 立陶宛 (1993 年) | | 愛沙尼亞 (1994 年) | |
|---------|--------------|------|---------------|-------|
| | 俄羅斯人 | 立陶宛人 | 俄羅斯人 | 愛沙尼亞人 |
| 前蘇聯 | 47 | 0 | 40 | 4 |
| 居住國 | 19 | 98 | 25 | 83 |
| 俄羅斯 | 24 | 0 | 20 | 0 |
| 其他 | 4 | 0 | 6 | 12 |
| 難以回答/拒答 | 6 | 2 | 9 | 1 |
| 合計 | 100 | 100 | 100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y sud'by*, p. 252.

明顯地，根據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調查，大部份在前蘇聯的俄羅斯人並不認為俄羅斯是自己的祖國 (rodina)，自己的祖國是「蘇聯」。再加上蘇聯時期帶來國際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因此，在他們自我認同中，較認為自己是蘇聯人，而非俄羅斯人。^⑩也因此，在蘇聯時代結束前，俄羅斯人反而沒有向其他民族般一直強烈的要求有自己的民族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人中已有不少人已經認同居住國是自己的祖國。

註⑩ G. S. Danisova, *Etnicheskij faktor v politicheskoj zhizni Rossii 90-kh godov* (Rostov-na-Donu: Fineks, 1996), p. 60.

境外俄羅斯人中超過一半是出生在居住國，其生活的習慣、態度以及行為早已深受居住國文化的深刻影響。對俄羅斯人而言，俄羅斯的連接意義只在語言以及出身來源，也因此，所謂「回返歷史故居地」的事情對這些俄羅斯人而言，並不單單只是經濟、物質生活上的轉變，而是對其根深蒂固的習慣與完整性的切斷造成文化上的疏離。^①

既然「祖國」不是 1991 年後的俄羅斯聯邦且俄羅斯人的回歸本質又是以經濟現實為主，則俄羅斯國家的政策正與俄羅斯人的回歸本質互為表裏。

雖然在「俄羅斯聯邦民族政策綱領」(Kontsepsiia gosudarstvennoj natsional'noj politiki Rossijskoj Federatsii) 中使用「同胞」(sootchestvenniki) 一詞形容俄羅斯人，並且開宗明義表示對這些「同胞」的任務與責任在於「協助支持其與俄羅斯之間的聯繫發展」。^②換言之，俄羅斯既有的方案是協助俄羅斯人留在當地，透過其影響力，而使當地國能與俄羅斯之間有較緊密的整合關係。^③而所謂的來自俄羅斯政府的支持，包括了補助兒童到俄羅斯境內的休閒渡假營地休假，提供俄語教師技能進修，補助俄語社團刊物出版等等，^④但這些作為並不切實際。因為回歸者真正的問題不是在「文化認同感」與「政治認同感」，而是在「經濟壓力」，特別是需要「固定的工作」(postoiannaia rabota)。^⑤

這種非積極性亦表現在政府承諾上，例如，2000 年裁撤了「獨立國協事務部」(Ministerstvo po delam SNG)，2001 年春天則是停止所有的聯邦移民計畫，並且將類似預算自聯邦常年預算中刪除。^⑥以「俄羅斯聯邦國籍法」(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 中關於國籍的取得、回歸後的條件與程序而言，已經排除了 1995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中關於俄羅斯同胞回歸俄羅斯的自然性。^⑦因為新國籍法中不以「國家責任」為前提，接受前蘇聯的散居俄羅斯人自動成為俄羅斯公民，而是限制出許多先決條件，導致許多俄羅斯人在取得俄羅斯國籍上發生困難。例如，第 13 條-1-B 中先要求

註① V. Sikevich, *Etnosotsiologija: 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i mezhnatsional'nye konflikty* (SPb: CPbGU, 1994), pp. 120~121.

註② V. A. Mikhailov, *Natsional'naia politika Rossii: Istorii i sovremennost'* (Moskva: Russkij mir, 1997), pp. 649~650.

註③ G. Iu. Sitnianskij, *Russkie v SNG-Zdes' i tam. Po povodu novogo zakona "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 (Moskva: IEA RAN, 2003), p. 8.

註④ V. A. Mikhailov, *Natsional'naia politika Rossii: Istorii i sovremennost'*, p. 649.

註⑤ Zh. Zaionchkovskaia, "Vynuzhdennye migranty iz stran SNG i Baltii v Rossii,"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No. 8 (1997/4), p. 3,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18.pdf>; G. Vitkovskaia, "Desiat' let vynuzhdennykh migratsij v Rossiiu,"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No. 32 (1998), p. 4,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32.pdf>

註⑥ T. Tkachuk, "Biurokraty ssoriatsia-sootchestvennik stradauiut," *Nezavisimaia gazeta* (Moskva), No. 10 iiulia (2001), p. 2.

註⑦ K. F. Zatulín, "Tsarstvo razdelivsheesia v sebe," *Literaturnaia gazeta* (Moskva), 12-18 sentiabria (2001), pp. 3~5.



當事人必須有合法收入。^⑳

俄羅斯政府的政策不在於創造一種必要的社會環境條件為這些俄羅斯人的返鄉做準備，而是盡可能的在支持俄羅斯人與祖國聯接的藉口下，使俄羅斯人不致於出現大規模的返鄉運動，造成俄羅斯政府內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壓力與議題。^㉑

陸、「新祖國」的現實與妥協

一、國籍選擇的妥協

面對前蘇聯各共和國的國家建構，俄羅斯人能有的選擇（或是可以稱之為出路）其實並不多，可能性基本上只有三種。首先、離開；第二、融入並同化入當地文化，但是這意味著民族文化與特質的消失；第三、合作，也就是加入當地社團的團體保有自己的民族特點。

上述三種可能性中，離開居住國的先決條件在於俄羅斯政府的積極性，如果俄羅斯政府無法提供有效援助，俄羅斯人的選擇就不多，這其中的現實性已如前述。^㉒唯一的可能，是在與政治的妥協中，在居住國正面的態度下儘量的保存社會文化的本質，這包括了政治上國籍的歸屬，自我民族文化的保持以及向當地主體民族社會文化的趨近。這部分，如果所在國的態度與立場是正面的，則俄羅斯人停留的可能性相對會提高。

居住國的態度並非沒有對俄羅斯人採正面立場的國家，如哈薩克總統那扎爾巴耶夫（N. Nazarbaev）在談到關於俄羅斯人的問題時，提到了哈薩克的基本態度，他認為：「如果我們無法排除對那些曾經與我們父祖一起生活，日後和我們子孫一起生活的

註 ⑳ “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Or 31 maia,2002 r. No. 62-FZ.”

註 ㉑ 自 2006 年起，俄羅斯聯邦政府準備開始積極的推動境外同胞返鄉計畫，初步構想是吸引境外俄羅斯人回國並安置在西伯利亞地區，但其最終目的不是在履踐祖國的責任與義務，而是要彌補俄羅斯因人口出生率與人口數下降局勢下俄羅斯欠缺的勞動生產力。其構想可參考總統普廷於 2006 年答覆公民提問的回答。“Putin na linii-2006.Stenogramma otvetov Prezidenta RF na voprosy grazhdan,” <http://lenta.ru/articles/2006/10/25/putin/>. 2006 年 6 月 22 日發佈的俄羅斯聯邦總統第 6371 號令「關於境外居留同胞自願遷居俄羅斯聯邦的協助辦法」（“Ukaz O merakh po okazaniiu sodejstviia dobrovol'nomu pereseleniiu v Rossijskuiu Federatsiiu sootchestvennikov, prozhivaiushchikh za rubezhom Prezidenta Rossijskoj Federatsii ot 22.06.2006 N6371”）中明白揭示，政策方向在「根據俄羅斯區域發展的需求」（s potrebnojami razvitiia rossijskikh regionov）。<http://www.fmsrf.ru/news.asp?id=49>

註 ㉒ 至於最極端的可能性—抗衡，也就是尋求自治、自決、獨立或是歸併於俄羅斯聯邦。但是衡諸俄羅斯的基本政策，除了俄羅斯的自我內部利益考量外，出現這種可能本身也會衝擊俄羅斯與獨立國協的外交關係，這會是俄羅斯政府最不願意見到的現象。因此這種抗衡的可能性接近於零。哈薩克北部俄羅斯人社團自 1991 年起推動的自治或合併運動不了了之，最大的因素即是缺乏外部支援的可能。而延續迄今的烏克蘭克里米亞共和國，喬治亞的阿布哈吉共和國（Abkhazii），阿扎利亞共和國（Adzharii），南奧塞提共和國（Iuzhnaia Osetiia）以及莫爾達瓦的涅斯特共和國（Pridnestrovskaia Moldavskaia Pespública）的紛擾都是俄羅斯外交上的棘手問題。

俄羅斯人的欺辱態度，則我們會成為匪類 (mankurt)」。①對於哈薩克而言，其國家目標是在一個統一的政治穩定性上達到各民族的友好互諒與尊重。亞美尼亞更揭櫫「在任何情形下，俄羅斯與亞美尼亞，俄羅斯人民與亞美尼亞人民永遠是兄弟。」(No v liubom sluchae, Rossiia i Armeniia, russkij u armianskij naroda ostanutsia pobratimami.)。②

在烏克蘭的相關調查中也反映出居住國的正面態度與俄羅斯人選擇的可能關聯，請參考表 17 及表 18：

表 17 對俄羅斯人的態度變化 (1996 年) (一)

(%)

| 民族 | 獨立後，烏克蘭政府對俄羅斯人態度的意見 | | | | | |
|------|---------------------|------|-----|------|------|------|
| | 顯著改善 | 有些改善 | 沒變化 | 有些變壞 | 顯著變壞 | 難以回答 |
| 俄羅斯人 | 0 | 1 | 57 | 19 | 12 | 11 |
| 烏克蘭人 | 1 | 2 | 63 | 14 | 8 | 12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84.

表 18 對俄羅斯人的態度變化 (1996 年) (二)

(%)

| 民族 | 獨立後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的態度 | | | | | |
|------|-----------------|------|-----|------|------|------|
| | 明顯改善 | 有些改善 | 沒變化 | 有些變壞 | 明顯變壞 | 難以回答 |
| 俄羅斯人 | 0 | 1 | 70 | 14 | 10 | 5 |
| 烏克蘭人 | 1 | 1 | 71 | 15 | 5 | 7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85.

表 19 選擇國籍的意願 (1996 年)

(%)

| 民族 | 住在烏克蘭若有選擇的可能性，哪種國籍你會選擇？ | | | | |
|------|-------------------------|-----|----|------|-----|
| | 烏克蘭 | 俄羅斯 | 雙重 | 難以回答 | 合計 |
| 俄羅斯人 | 20 | 9 | 66 | 5 | 100 |
| 烏克蘭人 | 66 | 1 | 29 | 6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55.

註① N. Nazarbaev, "Strategiia zdavogo smysla," *Sovetskaia Rossiia* (Moskva), 13. fevralia, (1999), p. 6.

註② V. P. Illarionov, O. A. Galust'ian, *Rossiia i Armeniia. Razmyshleniia o proshlom, nastoiashchem i budushchem* (Moskva: OLMA-PRESS, 2003), p. 115.



烏克蘭的俄羅斯人的情感上的保持穩定，使俄羅斯人在國籍選擇上出現多樣性的可能，俄羅斯人選擇烏克蘭國籍者，甚至比選擇俄羅斯國籍還多（見表 19）。

由前述的例子來看，政治與社會上的與族際緊張並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如果所在國的政府與當地居民對俄羅斯人採取正面的態度與立場，無疑地，會促使俄羅斯人留在當地進而發生在地化與本土化。前列俄羅斯人的移出因素中，族際衝突問題不這麼明顯事實上與此有關，因為在移出的考慮中族際衝突因素已證實並不突出。波羅的海三國的情形無疑的亦是如此。^③筆者在 2006 年夏天於中亞地區實地觀察到的族際互動，與俄語使用現況的調查結果也大致符合這種結論。^④以往關於政治社會衝突中這種族際關係因素的放大，就一方面來說，族群意識解釋的模型如同所有的社會科學模型，不能全面的適用在所有的案例分析上。尤其，個人經驗常因為投射作用出現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移轉現象——也就是會把對某人的情緒憎惡無限的擴大解釋為對特定國家或族群的個別好惡，這也是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互為彼用的基本解釋。

註 ③ 洪茂雄，「論中、東歐國家的族群關係：融合或對立」，頁 37、39。

註 ④ 結論根據與下列與談人訪談的結果：

| 姓名 | 性別/ 年齡 | 職業/教育程度 | 族群 | 地區 | 時間 | 地點 |
|---|-----------|----------------|------|------------------------|------------|------------------------------------|
| Nina Vlas'evna Kashina | 女/55 | 藝術博物館導覽/ 專科 | 俄羅斯人 | 烏茲別克—塔什干 (Tashkent) | 2006/06/29 | Ul.Massev Chrdantseva-1 d.10,kv.30 |
| Sergej Shubin | 男/20 | 店商/大肄 | 俄羅斯人 | 烏茲別克—布哈拉 (Bukhara) | 2006/07/02 | Ul.Mustakillik, d.29,kv.15 |
| Sasha Syrynov | 男/49 | 經理/專畢 | 俄羅斯人 | 烏茲別克—那沃 (Navoj) | 2006/07/03 | Aidar Kul, Navo |
| Natasha | 女/20 | 學生/大肄 | 俄羅斯人 | 烏茲別克—塔什干 | 2006/07/05 | Ul.Amira Temura,60A |
| Iana | 女/20 | 學生/大肄 | 俄羅斯人 | 烏茲別克—塔什干 | 2006/07/05 | Ul.Amira Temura,60A |
| Elena Zhdanova | 女/56 | 退休/專畢 | 俄羅斯人 | 吉爾吉斯—卡拉巴爾塔 (Karabalta) | 2006/07/08 | Pereulok Sadovyj, d.6,kv.45 |
| Iurij Guliaev | 男/41 | 公車司機/中畢 | 俄羅斯人 | 哈薩克—江布爾 (Dzhanbul') | 2006/07/06 | Ul.Lenina,173 Kara-su Kordaj |
| Aleksej (Arkadij Valer'evich Voloshin) | 男/30 | 神父/神學院 | 俄羅斯人 | 哈薩克—阿拉木圖 (Almaty) | 2006/07/10 | Ul.Rozibakieva, d.208,kv.5 |
| Sveta Zviagintseva | 女/36 | 店員/中畢 | 俄羅斯人 | 哈薩克—阿拉木圖 | 2006/07/10 | Ul.Kazakpaeva, 38 |

與談人係在當地利用滾雪球的方式訪得，因此在性別、職業、教育程度、族群屬性與年齡分布上並不一定符合實際的人口比例結構，其訪談結果主要用做輔助說明的參考資料。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一種趨勢，對 1990 年以後居留國的政治社會情勢抱持悲觀或樂觀態度的和其出生地、年齡有一定相關性。大致上，在當地出生的年輕人的態度比較正面。例如，Sergej Shubin、Sasha Syrynov、Iurij Guliaev 等人都屬俄羅斯人移民的第二代與第三代，在談到政治文化處境時都較正面，但是像 Nina Vlas'evna Kashina 是 1970 年代才自歐俄移民至塔什干者，明顯地比較悲觀。這部分因為是簡單的歸納，僅做為參考，若要深入了解尚需更長時間深入的分析。

有趣的是，自烏克蘭以降，各地俄羅斯人的國籍選擇都是以雙重國籍為第一優先，莫爾達瓦、波羅的海區與高加索區皆然。

如表 20 至表 22 所示：

表 20 國籍選擇 (1996 年)

(%)

| 留在莫爾達瓦，你選擇哪種國籍？ | 俄羅斯人 | 莫爾達瓦人 |
|-----------------|------|-------|
| 莫爾達瓦 | 6 | 64 |
| 俄羅斯 | 2 | 3 |
| 雙重 | 89 | 24 |
| 難以回答/拒答 | 3 | 9 |
| 合計 | 100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y sud'by*, p. 163;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 35.

表 21 立陶宛與愛沙尼亞俄羅斯人國籍選擇

(%)

| 如果有機會，你會選擇哪個國籍？ | 立陶宛 (1993 年) | 愛沙尼亞 (1994 年) |
|-----------------|--------------|---------------|
| 居住所在的國家國籍 | 23 | 20 |
| 俄羅斯 | 8 | 9 |
| 雙重 | 67 | 69 |
| 難以回答/拒答 | 2 | 2 |
| 合計 | 100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y sud'by*, p. 250.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 35.

表 22 俄羅斯人對國籍的期望與實際狀況 (1994 年)

(%)

| 國籍 | 實際 | 期望 | 國籍 | 實際 | 期望 |
|------|-----|-----|------|-----|-----|
| 亞塞拜然 | 47 | 0 | 亞美尼亞 | 76 | 6 |
| 俄羅斯 | 13 | 73 | 俄羅斯 | 18 | 43 |
| 雙重 | 0 | 13 | 蘇聯 | 0 | 15 |
| 不確定 | 40 | 14 | 雙重 | 0 | 27 |
| 合計 | 100 | 100 | 未答 | 6 | 9 |
| | | | 合計 | 100 | 100 |

資料來源：N. M. Lebedeva, *Novaia russkaia diaspora. Sotsial'no-psikhologicheskij analiz*, p. 200, 230.

大多數的俄羅斯人在國籍選擇議題上都以雙重國籍為第一優先，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解釋俄羅斯人與俄羅斯聯邦之間政治意識關聯上的脆弱性，亦反映出受居



住國的現實影響。當然，也必考慮俄羅斯人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投機性質，也就是把在政治上做利益選擇與文化認同上的必要做妥協。換言之，在不得不做政治妥協的現實下，盡可能的保有文化的自主性。

二、向主體文化的趨近－政治與社會文化上的妥協

無論俄羅斯人在面對各共和國的建構過程中，是否帶有一些政治的投機性，但是面對俄羅斯的難有作為以及本身的在地生活經驗與歷史，俄羅斯人向主體民族的社會文化進行貼近是一個必然的現象。我們可以由調查中了解這個趨向，請參考表 23 至表 29：

表 23 學習語言的選擇（1996 年）

(%)

| 民族 | 你願意讓你的小孩進入哪種學校 | | | |
|------|----------------|------|----|------|
| | 烏克蘭語學校 | 俄語學校 | 其他 | 難以回答 |
| 俄羅斯人 | 18 | 59 | 10 | 13 |
| 烏克蘭人 | 64 | 19 | 5 | 12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77.

表 24 了解語言的必要性

(%)

| 住在當地國的俄羅斯人是否需要懂得主體民族語言？ | 立陶宛（1993 年） | | 愛沙尼亞（1994 年） | |
|-------------------------|-------------|------|--------------|-------|
| | 俄羅斯人 | 立陶宛人 | 俄羅斯人 | 愛沙尼亞人 |
| 是 | 89 | 96 | 89 | 97 |
| 否 | 2 | 1 | 9 | 2 |
| 難以回答/拒答 | 9 | 3 | 2 | 1 |
| 合計 | 100 | 100 | 100 | 100 |
| 為何你會認為需要了解？ | | | | |
| 否則很難繼續工作 | 65 | 49 | 51 | 48 |
| 否則不能受高等教育 | 39 | 15 | 22 | 23 |
| 否則很難在日常生活中溝通 | 47 | 45 | 24 | 26 |
| 否則很難融入當地生活 | 30 | 52 | 32 | 23 |
| 其他 | 7 | 3 | 9 | 2 |
| 難以回答/拒答 | 2 | 3 | 3 | 3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261;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a v tsifrakh*, pp. 108~109.

表 25 在俄語學校教授科目

(%)

| 在俄羅斯學校必要教授主體民族的 歷史、語言、文化 | 立陶宛 (1993 年) | | 愛沙尼亞 (1994 年) | |
|-----------------------------|--------------|------|---------------|-------|
| | 俄羅斯人 | 立陶宛人 | 俄羅斯人 | 愛沙尼亞人 |
| 絕對必要 | 89 | 92 | 68 | 71 |
| 只教語言 | 6 | 6 | 25 | 15 |
| 能免則免，小孩負擔過大 | 2 | 1 | 4 | 2 |
| 其他 | 1 | 0 | 1 | 1 |
| 難以回答／拒答 | 2 | 1 | 2 | 11 |
| 合計 | 100 | 100 | 100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263.

表 26 是否哈薩克總統要能流利使用哈薩克語？

(%)

| 是否哈薩克總統要能流利使用哈薩克語？ | 俄羅斯人 | 哈薩克人 |
|--------------------|------|------|
| 完全或相當贊成 | 80 | 93 |
| 完全或相當不贊成 | 14 | 4 |
| 難以回答或未答 | 6 | 3 |
| 合計 | 100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373.

表 27 是否同意哈薩克總統必須是哈薩克人？

(%)

| 是否同意哈薩克總統必須是哈薩克人？ | 俄羅斯人 | 哈薩克人 |
|-------------------|------|------|
| 完全或相當贊成 | 30 | 81 |
| 完全或相當不贊成 | 60 | 14 |
| 難以回答或未答 | 10 | 5 |
| 合計 | 100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373.

表 28 俄羅斯人與吉爾吉斯人的態度 (1992 年)

(%)

| 是否有必要在俄語學校教授吉爾吉斯語、文化、歷史？ | 俄羅斯人 | 吉爾吉斯人 |
|--------------------------|------|-------|
| 絕對必要 | 45 | 64 |
| 只需吉爾吉斯語 | 24 | 16 |
| 可免，小孩負擔過重 | 16 | 2 |
| 其他 | 2 | - |
| 難以回答或未答 | 13 | 18 |
| 合計 | 100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376.

表 29 為小孩選擇族籍 (1996 年)

(%)

| 民族 | 你會為你的小孩選擇哪種族籍？ | | | | | 合計 |
|------|----------------|------|-------|-----|------|-----|
| | 烏克蘭人 | 俄羅斯人 | 小孩自己選 | 無所謂 | 難以回答 | |
| 俄羅斯人 | 30.5 | 48 | 2.5 | 7.5 | 11.5 | 100 |
| 烏克蘭人 | 84 | 6.25 | 1 | 3.5 | 6 | 100 |

資料來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97.

在表 23 顯示的結果似乎與俄羅斯人向主體文化貼近的情況衝突，然而，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一個俄羅斯人的公民身份由蘇聯籍轉換為居留國國籍時，俄羅斯語學校的設立與保存是前蘇聯各地區俄羅斯人一致的訴求，由烏克蘭到波羅的海，由中亞到高加索區無一例外。因為那不僅是生活上的實際存在，亦是感情上的期望，這種期望又會影響俄羅斯人的政治立場。烏克蘭橘色革命前後，俄羅斯人堅定支持烏克蘭的地區黨 (Partiia regionov) 的亞努科維奇 (V. Yanukovich)，原因即在於亞努科維奇在對俄羅斯人採取較尤申科 (V. Iushchenko) 更開放與多元的態度，當俄羅斯人決定接受烏克蘭國籍成為烏克蘭公民的背景下，亞努科維奇允許或保證俄羅斯人仍有俄羅斯語學校可以就學的政策，自然會比尤申科強調烏克蘭化的政策受俄羅斯人歡迎。

由前述的調查中可以看出，俄羅斯人在表現自己向主體民族文化貼近時，最常選擇的方式是「學習或是了解主體民族的語言」。但是，影響俄羅斯人所以會學習主體民族語言的因素，無疑的仍是以能否繼續工作、受教育及日常生活便利性為主要考量。語言這種原生性因素，在這個過程中反而具有強烈的工具性格。此外，在表 29 中，近 1/3 的俄羅斯人在為其子女做族籍選擇時，竟會選擇烏克蘭人而非俄羅斯人。這種情形的發生，來自於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本屬一個文化範疇，彼此界線並沒有如俄羅斯人與高加索人，中亞人那般的清楚。同屬斯拉夫系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及習慣使用俄語的猶太人與日耳曼人與俄羅斯人在文化特質上彼此較接近，常會被當地人歸於同一範疇之內。「俄語人」(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Ruskoiazychnye) 概念與名詞在

1990年代初期被廣泛使用的原因即來自於這種文化界限的模糊。^⑤再者，對留居當地的俄羅斯人而言，最好的保護當是儘可能的改變自己的民族身份與當地人達成一致。而這種過程，對俄羅斯人而言，在烏克蘭或白俄羅斯會比在其它地區有較大的成功性。就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認同的可轉換性質在俄羅斯人的例子上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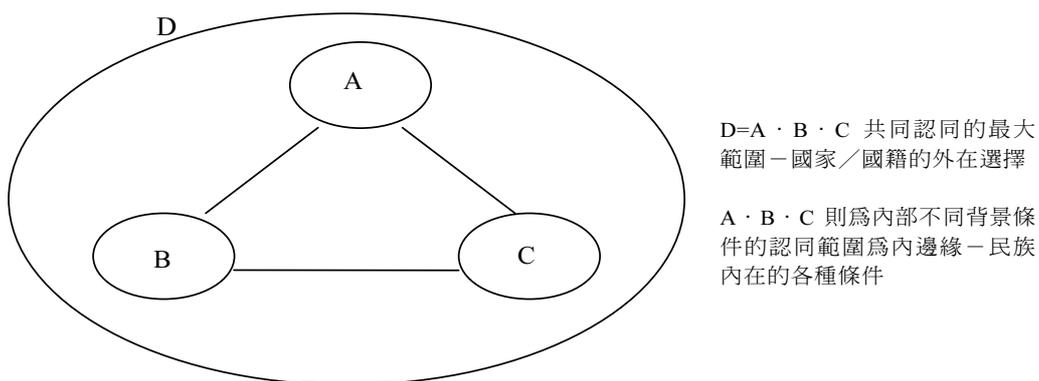
俄羅斯人的這種情況無疑的與俄羅斯聯邦的政策目標相當一致的，這也大致的說明，第一、為何俄羅斯人的移民下降與「俄羅斯聯邦民族政策綱領」的發佈時間點的巧合，以及俄羅斯人問題在1996年後就不再是個尖銳的外交內政問題。第二、這個結果大致解釋了為何俄羅斯聯邦在處理返回的俄羅斯人的問題時並不是非常積極的原因——虛擬的感情想像無法替代實際的經濟現實。在現實面上，強調民族主義、族群意識對居於少數俄羅斯人而言事實上具有較大的政治風險。建立新的政治認同意識以超越當地國族群的文化認同意識乃是留居當地國者一種必然的工程。

柒、結 論

透過對俄羅斯人課題的理解，我們可以確定認同形塑上的兩個事實——政治認同對血緣文化認同的超越以及族群身份與國籍歸屬的不對稱性。

以前者來看，政治上的選擇，就俄羅斯人而言，表現出趨利的現實性與工具性格——俄羅斯人在國籍歸屬選擇上純粹以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作選擇，因此雙重國籍成了最受期待的結果：俄羅斯國籍可以，居住國國籍的取得亦然。2006年夏天，我們觀察到的俄羅斯人在拿哈薩克或烏茲別克或吉爾吉斯護照時，清清楚楚地理解自己這種族群認同性未與政治認同性重疊而出現的族群身份與國籍歸屬的不對稱性。

我們可以用下圖來說明：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註⑤ 這種集體的社會認知有時與科學上的客觀數據無關，例如，俄羅斯人對車臣人、達吉斯坦人或股古什人，奧塞提人視為一個範疇的「高加索人」。車臣戰爭期間，車臣人殺俘的標準也是籠統的以「斯拉夫人」為對象。

而就第二個事實來論，由前述的調查中可以理解，原生條件構成了族群文化認同的核心，這部分是一種無以取代的因素，這種原生因素會出現變化而轉至模糊，是與一個具優勢又與本身文化結構要素相接近的族群互動的結果。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波羅的海、高加索等國出現不同的對應關係即與此有關。

認同範圍是由內向外擴展的水波形式，「中心強，外圍弱」。外圍邊緣的變動性由於其趨利的現實性格向來比內部原生本質的變動性要高。內邊緣為一最小的單位，而外邊緣則是最大的認同單位，這種現象具有矛盾中具有統一的辯證形式。

這種多重與不對稱性的變化是一種「共生現象」。一群人不論其內在的原始差異性，在共同的政治選擇下，不論其社會階級、血緣、文化、語言差異性的存在，儘可能的讓本體內政治與文化對立的可能降低，形成共生。這種外在條件再加上內部的自我調整的過程，就形成個人在民族文化與國家政治的內外部的結構中的基本運作範式。

由這種認同的多元複合現象再進一步去面對異族婚姻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社會現實時，我們必需思考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在一個多元文化與多元族群建構的社會中，如果我們可以承認在本體中，在心理感情層次上可以存在著不同的認同，則我們在形式上是否能同時承認族群屬性也是一種複合體？亦即，任何一人不應被迫放棄父母任何一邊的身份選擇，例如，當一個人的父親是俄羅斯人，而母親是亞美尼亞人時，其子女是否在其族群屬性上成為複合的俄羅斯—亞美尼亞人，而毋須在其父或其母的族群屬性中做一選擇。在 2002 年的俄羅斯聯邦人口普查中就族群屬性部分，已經透露出這種發展的趨勢。³⁶

對俄羅斯人這類課題的持續關注，有助於反思與了解台灣內部認同意識形塑發展的可能性與未來。

* * *

(收件：95 年 12 月 25 日，接受：96 年 1 月 23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³⁶ V. Tishkov, "Perepis' naseleniia i meniaiushchiesia identichnosti," <http://www.antropotok.archipelag.ru/text/a132.htm>. 在中亞的訪查中確實有出現這種複合式的自稱出現，但數目尚不多，在 38 人有 3 人，如下：

| 姓名 | 性別/ 年齡 | 職業/ 教育程度 | 族群 | 地區 | 時間 | 地點 |
|------------------|-----------|-------------|---------------|---------------------|------------|----------------------------|
| Gulya Khamidova | 女/ 52 | 地方導遊/ 大學 | 烏茲別克/ 塔吉克人 | 烏茲別克—布哈拉 | 2006/06/30 | St.Muminova, 8 |
| Nina Tursunova | 女/ 58 | 退休/ 專畢 | 愛沙尼亞/ 俄羅斯人 | 烏茲別克—塔什干 | 2006/07/05 | Ul.Ctroitel'naia, 24 |
| Aigul' Otorbaeva | 女/ 61 | 退休/ 專畢 | 吉爾吉斯/ 俄羅斯人 | 吉爾吉斯—比什凱克 (Bishkek) | 2006/07/08 | Ul.Bokobaeva, d.2,kv.69 |

Identity and Choice: A Case Study of the Russian Diaspora

Zhu-cheng Zhao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Soviet Union disunited, ethnic groups redistributed on a large scale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ce States, especially for the Russian exceeding twenty-five million around Central Asia, Caucasus and the area of Baltic Sea. Among these Russian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issues is the formation of their new political identity. By understanding this issue,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identities is not only a parallel phenomenon, but also a multiple-layered structure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conflict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hoosing.

Keywords: identity; the Russian; Russia;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ce States (CIS) ; immigration



參考文獻

- 洪茂雄，「論中、東歐國家的族群關係：融合或對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1 卷第 1 期（2003 年 6 月），頁 27~46。
- 趙竹成，「中亞的俄羅斯人問題」，*歷史月刊*（台北），第 122 期（1998 年 3 月），頁 51~57。
- Aasland, Aadne & Tove Flotten, "Ethnic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stonia and Latv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3, No. 7, (2000), pp. 10~47.
- Barsenkov, A. S., A. I. Vdovin & V. A. Koretskii, *Russkij vopros v natsional'noj politike XX veka* (Moskva: Moskovskij rabochij, 1993).
- Cheshko, S. V., *Raspad Sovetskogo Soiuz. Etnopoliticheskij analiz* (Moskva: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RAN, 2000).
- Chinn, Jeff & Robert Kaiser, *Russian as the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Westview Press, Inc.,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 1996).
-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9).
-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2000).
-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2002).
- Chislennost' i sotsial'no-demograficheskie kharakteristiki russkogo naseleniia v respublikakh byshnego SSSR*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4), pp. 30~36.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0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0).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1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1).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2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2).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3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3).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4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4).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5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5).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6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6).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7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7).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8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8).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9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9).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2000 goda* (Moskva: Goskomstat, 2000).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2001 goda* (Moskva: Goskomstat, 2001).
-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SFSR po dannym Vsesoiuznoj perepisi naseleniia 1989* (Moskva: Goskomstat, 1990).
- Danisova, G. S., *Etnicheskij factor v politicheskoi zhizni Rossii 90-kh godov* (Rostov-na-Donu: Fineks, 1996).
-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1996* (Moskva:Goskomstat RF, 1997).
-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2000* (Moskva:Goskomstat RF, 2001).
-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2001* (Moskva:Goskomstat RF, 2002).
- Illarionov, V. P. & O. A. Galust'ian, *Rossii i Armeniia. Razmyshleniia o proshlom, nastoiashchem i budushchem* (Moskva: OLMA-PRESS, 2003).
- Kolstoe, Paul,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London: Hurst&Company, 1995).
- Laitin, David D.,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ebedeva, N. M., *Novaia russkaia diaspora. Sotsial'no-psikhologicheskij analiz* (Moskva: IEA RAN, 1995).
- Mikhailov, V. A., *Natsiona'naia politika Rossii: Istoriia i sovremennost'* (Moskva: Russkij mir, 1997).
- Moldova: Stolichnye zhitely* (Moskva: IEA RAN, 1994).
- 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v razvitom sotsio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Moskva: Mysl', 1977).
- Nazarbaev, N., "Strategiia zdravogo smysla," *Sovetskaia Rossiia* (Moskva), 13 fevralia, (1999), p. 6.
- "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 Ot 31 maia, 2002 r. No. 62-FZ."
- "O reabilitatsii repressirovannykh narodov. ot 24 aprelja 1991. No. 1107," *Sbornik zakonov Rossijskoj Federatsii. S izmeneniami i dopolneniami na 1 ianvaria 2000 goda* (Moskva: Izdatel'stvo AST, 2000).
- "Putin na linii-2006. Stenogramma otvetov Prezidenta RF na voprosy grazhdan," <http://lenta.ru/articles/2006/10/25/putin/>
-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h* (Moskva: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1996).



- Savoskul, S. S.,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Moskva: Nauka, 2001).
- Sikevich, Z. V., *Etnosotsiologiya: 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i mezhnatsional'nye konflikty* (SPb: CPbGU, 1994).
- Sikevich, Z. V., *Sotsiologia i psikhologia natsional'nykh otnoshenij* (Sankt-Peterburg: Izdatel'stvo Mikhailova, V.A., 1999).
- Sitnianskij, G. Iu., *Russkie v SNG-Zdes' i tam. Po povodu novogo zakona "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 (Moskva: IEA RAN, 2003).
- Tabolina, T. B., "Zarubezhnaia etnopolitologiya o sovremennykh mezhnatsional'nykh otnosheniakh v SSSR," *Natsional'nye protsessy v SSSR* (Moskva: Nauka, 1991), pp. 241~262.
- Tishkov, V., & V. Stepanov, "Rossijskaia perepis' v etnicheskom izmerenii,"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No. 81 (2004/9), p. 1,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81.pdf>
- Tishkov, V., "Perepis' naseleniia i meniaiushchiesia identichnosti," <http://www.antropotok.archipelag.ru/text/a132.htm>
- Tkachuk, T., "Biurokraty ssoriatsia-sootechestvennik stradaiut," *Nezavisimaia gazeta* (Moskva), 10 iulia. (2001), p. 2.
- "Ukaz O merakh po okazaniu sodejstviia dobrovol'nomu pereseleniiu v Rossijskuiu Federatsiiu sootechestvennikov, prozhivaiushchikh za rubezhom Prezidenta Rossijskoj Federatsii ot 22.06.2006 N637I," <http://www.fmsrf.ru/news.asp?id=49>
- Viktovskaia, G. S., *Vynuzhdennaia migratsia: Problemy I prospektivy* (Moskva: Nauka, 1993).
- Vitkovskaia, G., "Desiat' let vynuzhdennykh migratsij v Rossiiu,"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No. 32 (1998), p. 4,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32.pdf>
- Zaionchkovskaia, Zh., "Vynuzhdennye migranty iz stran SNG i Baltii v Rossii,"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No. 18 (1997), p. 3,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18.pdf>
- Zatulin, K. F., "Tsarstvo razdelivsheesia v sebe," *Literaturnaia gazeta* (Moskva), 12-18 sentiabria (2001), pp. 3~5.